

「抑德」與「懿德」 ——從清華拾〈四告〉談起*

季 旭 昇**

摘 要

先秦兩漢文獻有「懿德」，沒有「抑德」。《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四告·滿告》公布後，原整理者的釋文中有五個「懿」字，都釋為「懿美」義。沈培指出這五個「懿」字應分為「𡗗」、「𡗗」兩類，都應讀為「抑」，其中的「𡗗德」、「𡗗德」也都應讀為「抑德」，指抑戒之德，進而指出先秦兩漢文獻中的「懿德」也應理解為「抑德」。林宏佳則以為「𡗗德」、「𡗗德」及文獻中的「懿德」都應釋為「懿美之德」。本文同意簡文「𡗗」字承甲骨金文，即「懿」字，簡文的「𡗗德」應釋為「懿美之德」，傳世文獻的「懿德」應依舊解釋為懿美之德。「𡗗」則為楚簡為德性義的「抑」所造的專字，「𡗗德」應讀為「抑德」。〈滿告〉、〈祭公之顧命〉「抑德」的釋讀，為中國哲學史增添了一個新的德目，豐富了中國哲學史的議題。

關鍵詞：懿德、抑德、滿告

2023 年 7 月 26 日收稿，2023 年 10 月 4 日修訂完成，2023 年 10 月 23 日通過刊登。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 作者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退休教授。現任河南鄭州大學漢字文明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講座教授。

一、前言

傳統中國哲學的議題中沒有「抑德」這一項。但是，隨著出土材料不斷的湧現，《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四告〉¹中出現了「抑德」這一個詞，它能否成為一種道德的專稱？它的具體內涵為何？「抑德」是否能取代「懿德」？都是值得探究的問題。

2020 年 11 月《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發布，其中有一篇〈四告〉，是由〈周公告〉、〈伯禽告〉、〈滿告〉、〈召伯虎告〉等四篇告辭組合成一篇文章，由趙平安（以下依學界習慣逕稱原整理者）負責整理注釋。第三篇的〈滿告〉，原整理者以為是「周穆王滿為太子時的告辭。滿有感於當時的情勢，強調了摒棄非彝、野德的重要性」。²

依原整理者的釋文，〈滿告〉中出現了五個「懿」字，分別見於：

簡 28：變𡗗（懿）朕心，母（毋）慙（慙）于非彝、桡＝德＝（桡德，桡德）多不歸𡗗（厥）吉。

簡 29-30：寵𡗗（懿）朕心，母（毋）慙（慙）于【二九】非尚（常）事。

簡 30：不秉欽（懿）德，茲好桡（野）？

簡 32：余安才（在）辟司以𡗗（崇）𡗗（懿）德。




簡 34-35：用克自甚＝（謹，謹）𡗗（懿）朕心之才（在）茲服。³

原整理者把這五個字都隸定為「懿」，並且在 122 頁的註 11 中說：「懿，美。」此外未多作解釋。

1 〈四告〉是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中的一篇。〈四告〉包括〈周公告〉、〈伯禽告〉、〈滿告〉、〈召伯虎告〉（原簡沒有篇名，這是學者給予的方便稱）。為了行文方便，以下出於〈四告〉的都逕稱清華拾〈四告〉，不再出詳註。

2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頁 109。學者多半以為是穆王的告辭。簡 34 說「矜余小子」，據《禮記》〈曲禮下〉「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鄭注：「辟天子之子除喪之名。」是〈滿告〉應為周穆王初即位之告辭。

3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頁 120。文字隸定依原整理者，斷句略有調整。這五個「懿」字，原整理者依照簡文字形嚴式隸定成兩種寫法，但在括弧中都寬式隸定為「懿」。

網友 tuonan 以為簡文的「懿」似當讀為「抑」，「懿德」不排除讀為「抑德」，以為「抑德」與「野」對，與「安」呼應，若是「懿德」，則似汨濫無歸。⁴ 沈培在〈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以下或簡稱「沈文」）一文中以為〈四告〉原整理者括讀的五個「懿」都應讀為「抑」：簡 30 的「懿」字作，即「歆」，就是「懿」所從的聲旁；其餘四個「懿」字作，將右旁的「欠」改為「𠂔（抑）」，是變形符為聲符，實際上也有表意的作用；並謂「上引《四告》周穆王告辭除了『秉懿德』、『從懿德』外，其他三個用例中『懿』所帶的賓語都是『朕心』，『懿朕心』顯然當讀為『抑朕心』」；又分析了出土與傳世文獻中的相關材料，以為「懿德」應理解為「抑德」，指「抑戒之德」。⁵ 網友子居則以為先秦兩漢文獻未見任何「抑德」辭例，據玄應《一切經音義》卷七：「勤懿，乙利反，善也，大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十四：「純懿，下音意，《爾雅》云：『懿，大也。』《小雅》云：『深也。』《謚法》曰：『溫柔聖善曰懿，愛民質淵曰懿。』」是「懿」有「大」義。⁶ 林宏佳〈「懿」字源流考〉（以下或簡稱「林文」）以為簡 28「變𡗗朕心」、簡 29「𡗗朕心」、簡 34-35「𡗗朕心」可以讀為「抑朕心」；但是，簡 30「不秉歆德」簡 32「從𡗗德」的「𡗗／歆」若也讀為「抑」、理解為「抑戒之德」，首先就會面臨「抑」在上古漢語沒有用作定語的例子，即使有的話，此時的「抑」是負面的壓抑、抑制義，還是正面的「抑戒」義，也有待考慮；就簡文敘事而言（引者案：指清華壹〈祭公之顧命〉），祭公的回答是因王「公其告

4 tuonan, 〈清華十《四告》初讀 113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論壇」, 2020.12.2, <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4&extra=&page=12> (2023.3.29 上網檢索)。

5 沈培, 〈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 2020.12.5, <http://www.fdgwz.org.cn/Web/Show/4707> (2023.10.3 上網檢索)。其後正式發表於香港新亞研究所《新亞學報》39(2022.8): 63-90。沈文雖然分析了兩種「懿」字構形不同, 但又以為「『懿德』的『懿』本來就可以用『懿』所從的『歆』表達, 而『歆』又可以用『𠂔(抑)』作為聲符和意符」。顯然是把「歆」和「𡗗」看成同是「懿」字。



6 子居, 〈清華簡十《四告·滿告》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 2021.1.14, <https://www.preqin.tk/2021/01/14/2385/> (2023.6.13 上網檢索)。

予懿德」的期望而來，王在提問的一開始就限定祭公要回答「抑戒之德」，也不是合理的提問方式，因此簡 30 的「歆德」、簡 32 的「卣德」都應訓為美善之德，「卣」从「卣」當是聲化，並未有表意作用；此外，如果要將所有的「懿德」都理解為「抑德」，也有實際的困難。⁷

「抑德」能否成為一個道德德目的專稱，能否取代「懿德」，是中國哲學史上值得討論的議題，上述學者的看法有比較大的歧異，對相關問題的某些部分，也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討論。以下，本文從字形分析、出土材料分析、傳世文獻分析進行討論，希望能對「懿德」與「抑德」的材料釋讀及哲學意涵提供一些更深入的看法。

二、「歆（歆）」、「懿」的字形分析

對「歆（歆）」、「懿」的初形本義，已有不少文章討論。但是，用在釋讀〈滿告〉，仍有不足。為了精確辨識〈滿告〉中「卣／卣（抑）」與「歆／歆（懿）」的不同，以求得正解，本文仍有必要對「歆／懿」的相關字形進行扼要的回顧，並補充一些新的意見。

清代後期以來，金文學興盛，單伯吳生鐘有字，孫詒讓以為即「懿」，釋為从次省、从壺省。⁸ 匡卣有字，郭沫若隸為「歆」，以為是「噎」之古文，假借為懿美義的「懿」。⁹ 對字形沒有進行解說。

于省吾以「歆」為「懿」字初文，象人飲於壺側，因而有懿美的意義：

从壺从欠，象人張口就飲於壺側，而歆美之義自見。小篆訛壺為壺，

7 林宏佳，〈「懿」字源流考〉，《故宮學術季刊》40.3(2023.3): 153-154。案：簡 32「卣」明顯就是「抑」字，釋「卣德」為「抑德」，從文字及簡文文義來看，沒有什麼問題。

8 清·孫詒讓，《古籀餘論》（《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 24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上，第 33-34 葉。


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葉 82 下（頁 182）。此書原分圖錄與考釋二冊，1935 年於日本文求堂本出版，1957 年科學出版社增訂。

《說文》以為恣省聲，殊誤。¹⁰

其後學者大抵分成懿美說、噎字說兩大派。¹¹ 林澧以為金文「懿」字所从之壺，實均無蓋，而右旁所从「欠」旁之中段作「糸」，有表意的功能：

金文壺字，均有大形或人形表示壺蓋。然細審懿字字形，實均無蓋。……這種特殊的去了蓋的壺，正是表示人飲的會意字所專用……。由無蓋之壺還可以推論，頸部有糸的欠，應該是表示人飲酒的一個特殊符號。……古代自然會利用山洞作為酒窖。然而，單是表明此酒是經過窖藏的，還不足以表明酒味之厚，所以還用一個特殊的飲酒人形表示酒味之醇美。……這裡強調的是陳酒給飲用者嗓子裡的滑溜和柔順的感覺，難怪古人在造字時要用咽喉部的糸形來意會之，也就是陳酒造成一種絲綢般的質感。¹²

此說頗有影響，但左旁是否「沒有蓋的壺」，右旁的「欠」字中間是否加「糸」形來強調陳酒給飲用者嗓子裡的滑溜和柔順的感覺，造成一種絲綢般的質感？可能都要更多的材料才能證實。













蔣玉斌把《合》5411（吉大 7-286）和《合補》6191 正（歷拓 26444 正）兩片甲骨綴合後得到一個新字（饁），並指出此字右旁所从




10 于省吾，《雙劍謠殷契駢枝三編·附古文雜識》（北平：大業印刷局，1943）。本文根據的是于省吾，《雙劍謠殷契駢枝·雙劍謠殷契駢枝續編·雙劍謠殷契駢枝三編·附古文雜識》（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 331。



11 討論諸家有：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1996），頁 2458；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1079；劉釗，《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頁 136，又見該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頁 136；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頁 3303-3304；葉玉英，《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9），頁 233；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頁 310。



12 林澧，〈說厚〉，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頁 105-107。

的「飲」即「懿」之初文：

綴合後形成的一個完整的字，作。……該字右側从。西周金文的「懿」，如果不計「心」旁，有 a) 、b)  兩種寫法。于省吾先生說「象人張口就飲於壺側，懿美之意自見」。林澐先生進一步指出「該字所从之壺，實均無蓋……」，而 a 種寫法中「頸部有系的欠，應該是表示人飲酒的一個特殊符號」。 與金文 b 種寫法  近同，只不過是將表示無蓋之壺的 寫到了張大的口中…… 無疑也是「懿」之初文，可隸定為「飲」。…… 還可與甲骨文「軟」（嗽）字類比。「軟」作，「將『欠』形的『口』寫得特別大，又將『束』形的一部分寫入『口』形中，似乎也有讓這部分形體兼起一定的指示作用的意圖」。 將 寫到口中，大概也有兼表品味美酒於口中的意圖。¹³

這個綴合後新得到的甲骨字形，對探討「飲、懿」字的初形本義有非常關鍵的價值。該文指出 字與金文讀為「懿」的「」字的對應，無可懷疑地說明了 就是「飲」字。

陳劍分析 字為一個人張口、口中有「壹」形之字，應該就是「懿」字較古的寫法。其字象人氣管裡卡了一個東西，應該就是「噎」的初文，所噎之物「壹」顯然起表音作用。其表意方法跟（嗽）如出一轍。¹⁴

郭小武、葉青以為金文从「壺」从「欠」，从人張口就飲於壺邊會意，與「飲」音義近通。沈培以為「懿」字很可能本指一種特殊的「飲」，含有「抑」義。「飲」用為「抑」，語音上也能講得通。林宏佳主張「懿」源於， 應該是「噫」（打飽嗝）的表意初文。¹⁵

 字到了周代金文寫成（沈子它簋蓋）、（班簋），右旁的「欠」

13 蔣玉斌，〈甲骨綴合所得新字新形研究〉，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古文字學青年論壇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頁 89-92。

14 陳劍的意見，見蘇建洲〈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正漢學研究》24(2014.12): 48。

15 郭小武、葉青之說見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頁 914，「懿」字條下；沈培之說見〈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頁 71，註 17；林宏佳之說見〈「懿」字源流考〉：146。

中部多了一個或兩個圓圈形。董珊以為此形象口下有氣管的形狀，是「喉」的表意初文。董文又引陳劍告訴他：此旁也可能表示頸部有約束，是「噎」的表意字。¹⁶ 韓勝偉以為這個偏旁應該就是「喉」字。¹⁷ 從書寫的角度來看，周代金文寫成从垂从欠之後，「噎」義不顯，於是書手把「欠」旁換成義符 𠂔（嚴式隸定可作「欠」。以下討論字形，嚴式隸定時會寫作「欠」，一般敘述仍寫成「欠」），後來指示符號或繁化為兩個圈，此旁遂作 𠂔 形，或簡化逕作「欠」形。

西周金文「歎」字左旁多作「垂」形，西周中期的師鬲鼎左旁繁化作 𠂔、邕公盨作 𠂔，但仍然不是「壺」，也不是「壹」。¹⁸ 楊敏、孟蓬生以為金文「懿」左旁作 𠂔、𠂔、𠂔 等形可看作狹窄之處有所阻塞之義，即「𠂔」表狹窄之處，其中的圓圈表示有所阻礙，右旁从「欠」，與出氣或飲食有關，二者會意為「噎」的本字。¹⁹ 袁倫強、李發懷疑「壹」的本義可能是「糲」。²⁰

「垂」的初形本義是什麼？可能還有待更多資料才能論定。本文同意甲骨文 𠂔、金文「歎／𠂔」的本義為「噎」，假借為「懿美」義，西周中期開始加「心」旁作「歎」。

戰國文字「歎／𠂔」字見清華拾〈四告〉簡 30 作 𠂔，左上的「垂」形類化為「𠂔（琮）」形，楚簡「𠂔（琮）」下方多加「止」旁，因此〈四告〉 𠂔 的左旁也跟著下加「止」旁（也有可能是「𠂔」下邊的「𠂔」部

16 董珊，〈毛公方鼎韻讀〉，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頁 180。

17 韓勝偉，「商西周金文偏旁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博士學位論文，2019），頁 465-473。這個偏旁又見 𠂔、𠂔、𠂔、𠂔、𠂔 等字，韓勝偉都進行了考證。此不具引。

18 「壹」與「壺」不同字，袁倫強、李發，〈甲骨文釋讀札記（三則）·釋𠂔〉，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9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247-259；林宏佳〈「懿」字源流考〉有詳細的辨析，可以參看。

19 楊敏、孟蓬生，〈「懿」及「壹」的來源試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6(2016.11): 118-119。

20 袁倫強、李發，〈甲骨文釋讀札記（三則）·釋𠂔〉，頁 251-259。季案：糲，糲屬，米餌，見《廣韻》。

件類化成「止」旁)；²¹ 右旁是「欠」的楚系寫法，²² 全字嚴式隸定可作「𨔵」。這個字形非常明顯地是由甲骨、金文的「𨔵」字演變而來，因此〈四告〉𨔵字的隸定就是「𨔵」，借作「懿」字用。

至於〈四告〉簡 28、29、32、34 寫作𨔵形的四個字，原整理者隸作「𨔵」，可從；但括讀作(懿)，則可以再討論。此字應該是為「抑戒」之德所造的專字，而不是「𨔵(懿)」字，網友 tuonan、沈文讀「抑」是對的。此字左旁可能是「𨔵(𨔵)」省，也有可能是直承甲骨、金文的「𨔵」形(下加「止」)，右旁加聲符「𨔵(抑)」，「𨔵(抑)」也兼義，嚴式隸定可作「𨔵」。從下文的分析來看，《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祭公之顧命〉簡 2 的「𨔵(抑)德」直接寫作「𨔵(抑)」，²³ 是「𨔵(抑)」的引申用法。而〈四告〉的內容顯示了書手認為「𨔵(抑)德」也是「美德」的一種(崇𨔵德)，因而加上「𨔵」(讀「懿」)省當義符。

以上本文扼要地說明了「𨔵／懿」字初形本義及字形演變，希望能把握清華拾〈四告〉簡中「𨔵(𨔵／懿)」、「𨔵」這兩個不同字形所代表的不同意義，以求更精確地釋讀簡文，並進而探討其在中國哲學史上的價值。

21 「琮」字的考釋，見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一)、(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07.12.18、2007.12.21，<http://fdgwz.org.cn/Web/Show/270>、<http://fdgwz.org.cn/Web/Show/271> (2023.11.25 上網檢索)，後收入《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頁 273-316。「止」形偏旁的解釋，石小力，〈戰國「琮」字初文構形補說〉贊成後說，該文收入中國文字學會主辦，《中國文字學報》第 13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3)，頁 135-143。石小力說蒙審查人提供，特此致謝。

22 原整理者此字隸「𨔵」，與隸「𨔵」之字明顯不同，但都讀為「懿」。沈文也注意到了字形的不同，但都釋為「抑」。林文全同原整理者的隸定，但以為簡 32「𨔵德」的「𨔵」應釋為「美善」義。

2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頁 174。

三、文獻中「𣦵／懿」相關用法探析

本節所稱的文獻包括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

甲骨文的𣦵（噎）字並沒有「懿」的用法。金文作「𣦵／𣦵」，假借為懿美之「懿」；或加心旁作「𣦵／𣦵」，即懿美之「懿」字。戰國楚文字作「𣦵」，假借為懿美之「懿」，另有「𣦵」字，表「抑戒之德」的「抑」。由於「懿」字的字形演變非常複雜，以下行文用字，作標題時僅能擇一、二形作代表，論述時則視需要選取不同的字形，以期說明更為精準。

（一）金文中的「𣦵／懿」用義探討

西周早期金文都假借「𣦵」為「懿」；中期以後或加義符「心」作「𣦵（懿）」；周晚以後或簡化「欠」旁作「𣦵（懿）」。相關銘文如下（括弧前為「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²⁴的編號，時代略依之，釋文依學界成果調整）：

01. 克又井（型）𣦵，𣦵²⁵（𣦵／懿）父迺是子（4330 沈子它簋蓋，周早）
02. 班拜頤首曰：烏虜（乎），不（丕）𣦵𣦵（揚）皇公受京宗𣦵（𣦵／懿）釐（4341 班簋，周早）
03. 𣦵（𣦵／懿）王才（在）射盧（盧）（5423 匡卣，周中）
04. 𣦵父𣦵姜𣦵（𣦵／懿）母𣦵（𣦵）貞（鼎）（2331 𣦵父鼎，周中。2332 同）
05. 一𣦵（湛）皇辟𣦵（𣦵／懿）德，用保王身（2830 師𣦵鼎，周中）
06. 用𣦵（𣦵）邵好，益美²⁶𣦵（𣦵／懿）德，康亡不𣦵（𣦵）。

24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2023.11.25 上網檢索）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製作並開放學界申請使用，主要收錄《殷周金文集成》、《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兩書共約 14000 件青銅器資料。

25 據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寫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頁 45 摹寫，其拓本較為清晰。

26 此字漫漶，一般多闕釋。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2），卷 12，頁 456 隸作「益美」，可從。

(NA1607 𩇛²⁷ 公盨，周中)

07. 上帝降𩇛²⁷ (𩇛/懿) 德大𩇛 (屏) (251 癸鐘，周中)
08. 句三壽𩇛²⁷ (𩇛/懿) 德，萬年 (6511 異仲壺，周中)
09. 上帝降𩇛²⁷ (𩇛/懿) 德大𩇛 (屏) (10175 史牆盤，周中)
10. 余小子肇 (肇) 帥井 (型) 朕 (朕) 皇且 (祖) 考𩇛²⁷ (𩇛/懿) 德 (0082 單伯吳生鐘，周晚)
11. 肆 (肆) 武公亦弗段𩇛²⁷ (忘) 朕 (朕) 聖且 (祖) 考幽大弔 (叔)、𩇛²⁷ (𩇛/懿) 弔 (叔) (2833 禹鼎·周晚。2834 為宋人摹本，從略)
12. 乍 (作) 皇𩇛²⁷ (𩇛/懿) 白 (伯) 寶壺 (9670 番壺·周晚)
13. 至于𩇛²⁷ (台) 皇考𩇛²⁷ (昭) 白 (伯)，𩇛²⁷ (桓桓) 穆穆，𩇛²⁷ (𩇛/懿) 次 (鑠)²⁸ 不𩇛²⁷ (僭)，𩇛²⁷ (召) 匹晉侯，用𩇛²⁷ (恭) 王命 (NA1615 戎生鐘·周晚)
14. 用辟𩇛²⁷ (恭) 王、𩇛²⁷ (𩇛/懿) 王。𩇛²⁷ 朕皇亞且 (祖) 𩇛²⁷ (懿) 中 (仲) (NA0757 逯²⁹ 盤·周晚)
15. 弔 (叔) 乍 (作) 𩇛²⁷ (𩇛/懿) 宗𩇛²⁷ (齋) (2051 弔乍懿宗方鼎·周)
16. 禾肇 (肇) 乍 (作) 皇母𩇛²⁷ (𩇛/懿) 𩇛²⁷ (恭) 孟姬𩇛²⁷ (饋) 𩇛²⁷ (3939 禾簋·春晚)
17. 朕吝 (文) 考𩇛²⁷ (𩇛/懿) 弔 (叔) (NB0429 司馬懋罇·春晚)

上列銅器銘文，用在人稱、或人稱的集合名詞「宗」之前的「懿」，因為缺少相關的語境，其意義應該是懿美義，或抑戒義，其實是不容易論定的。因此，要討論銅器銘文中的「懿」字的意義，應該先看幾篇語境較豐富的銘文。如：

27 𩇛公盨，裘錫圭隸作𩇛公盨，但又說：「釋『𩇛』為『𩇛(邠)』可能是正確的。」見氏著，〈𩇛公盨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 3·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162。本文於引裘文時作「𩇛」，其餘則從便作「𩇛」。

28 次，鄔可晶，〈釋鑠〉頁 87 讀「鑠」，收入廈門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編，〈「古文字與上古音研究」青年學者論壇會議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19)，頁 74-87。

29 「逯」字從陳劍釋，見氏著，〈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 2 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頁 378-396。

例 06. 〈鬲公盨〉銘文有「厥貴唯德」、「民好明德」、「克用茲德」，都是傳統正向意義的美德，銘文中「益美黜（懿）德」的「黜（懿）德」也是懿美之德，毫無疑義。盨銘如下：

天令（命）禹專（敷）土，陞（墮）山，濬川；迺（乃）綏（疇）方，執（設）征（正），降民，監德；迺（乃）自乍（作）配，卿（嚮）民；成父母，生我王，乍（作）臣。卬（厥）顯（貴）唯德，民好明德，囊（羞）才（在）天下。用卬（厥）邵好，益美黜（懿）德，康亡不楸（懋）。老（孝）咨（友）丕明，丕（經）齊好祀，無眈（凶）³⁰心。好德嗣（婚）邁（媾），亦唯嚮（協）天，敏用老（孝）申（神）；復用頤（祓）祿（祿），永叩（孚）于寧（寧）。雙公曰：民唯克用茲德，亡（無）誨（悔）。³¹

銘文一開始就說天命禹敷土墮山、降民監德、生王作臣，厥貴惟德，「民好明德，羞在天下」……。全銘所說的「德」，都是屬於積極正向的行為，因此銘中「益美懿德」的「懿德」應該和同銘其他的「德」、「明德」義近。裘錫圭說：

「明德」為周人常用語，……《禮記·大學》「在明明德」句《正義》：「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己之光明之德。」釋「明德」為「光明之德」。《詩·大雅·烝民》說：「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銘言天「降民，監德」、「作配，嚮民」、「厥美唯德」、「民好明德」，彼此立意相近。³²

非常清楚地說明了「明德」、「懿德」立意相近，應釋為光明懿美的德性。在「仁德」還沒有成為儒家道德的最高表現之前，「懿德」應該是最常用

30 「眈」字考釋，見陳劍，〈卜辭「凶」詞覓蹤〉，「首屆出土文獻語言文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2022.12.17-18）。後刊於《中國文字》2022年冬季號 總號第8期（2022.12）：133-158。

31 據裘錫圭釋文及考釋，見〈雙公盨銘文考釋〉，頁146-166。文字參考篇末〈追記〉及〈十講追記〉做了一些改動。

32 裘錫圭，〈雙公盨銘文考釋〉，頁156。

的各種美德的集合（見下文（三）、先秦傳世典籍中的「懿德」），多指奉行「積極正向」諸德行的美德；而「抑德」則是德行有所偏失時，導向正途的補救之德。二者的內涵截然不同。

周代自從文武周公揚棄殷商尊神先鬼的文化屬性，以人為本，基本上是肯定人性來自上天所賦予，《禮記》〈中庸〉說得很清楚：「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民天生就會順著天性發展，〈鬲公盃〉銘文說「厥貴惟德」、「民好明德」、「益美懿德」，都帶有天性向善的味道。「厥貴惟德」、「民好明德」的主語是王、臣、民，依〈鬲公盃〉的銘文，三者都是天降生的，其所好的德、明德、懿德也是天降生的。這和《詩》〈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禮記》〈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思想脈絡是完全一致的。三千年來，中華文化的這個主脈一直沒有改變過。鬲公盃銘文中的「懿德」自然不可能釋為由負面行為導向正途的抑戒之德。

〈鬲公盃〉的「懿德」意涵既明，其他銅器的「懿德」意涵也就好理解了。例 09. 〈史牆盤〉一開始說「曰古文王，初敕（鑿）龢于政，上帝降歟德，大𡗗（屏）」，接著稱述「𡗗（訊）圉武王」、「憲聖成王」、「淵𡗗（哲）康王」、「𡗗（宏）魯邵（昭）王」、「祗顛穆王」，每位周王前面的二字修飾語都是威強、典範、深哲、寬弘、恭顯等積極美好的修飾語，則上帝降給文王的「歟德」自然應該是比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更為圓融的懿美之德，不可能是由負面行為導向正途的抑戒之德。

例 13. 戎生編鐘稱述「皇祖憲公」的句子是「𡗗𡗗（桓桓）𡗗𡗗（異異），啟𡗗（厥）明心，廣𡗗（經）其猷」，「桓桓」為「武貌」（《尚書》〈牧誓〉孔傳）；「𡗗𡗗（異異）」一般釋為「恭慎」（《詩》〈大明〉鄭箋），配合下文「啟𡗗明心，廣經其猷」，自然是屬於積極開創的德行。「歟次不𡗗」，鄔可晶讀「次」為「鑠」，謂「歟次不𡗗」是說皇考之德「美盛而不過頭」。「鑠」義為「美」，「歟（懿）」義亦為「美」，二字義近連用。³³ 據此，本銘的「懿」自然是當然屬於積極光明的懿美義，也不可能由負面行為導向正途的抑戒之德。


33 鄔可晶，〈釋鑠〉，頁 87。

例 08. 鬲仲壺「匄三壽𡗗德，萬年」，「𡗗德」與「三壽」並舉，自然也是正向圓融的懿美之德。³⁴ 例 16. 禾簋的「𡗗𡗗（恭）」，與戎生編鐘的「𡗗次」一樣，應該是義近連用的複詞，「𡗗」為懿美之義無疑。

以上五件銅器銘文「懿德」的內涵既明，則𡗗父、𡗗王、𡗗母、𡗗弔、𡗗白、𡗗王等詞，放在人稱之前的「𡗗（懿）」，釋為傳統的「懿美」義，看不出有什麼問題。「𡗗宗」同。例 02. 班簋「受京宗𡗗釐」的「𡗗（懿）」釐」是受之於京宗，當然應該釋為「懿美」義。

由以上分析來看，銅器銘文的「𡗗／𡗗德」都應釋為「懿美／懿美之德」，無一可以釋為「抑／抑德」。這個結論很重要，時代接在後面的戰國楚文字的「𡗗（懿）德」繼承前期的懿美義，是極其自然而合理的。

（二）戰國簡牘中的「𡗗／𡗗」用義探討

已往戰國簡牘材料中未見「𡗗／𡗗」字，直到清華拾《四告》〈滿告〉才出現此字，簡 30 作 （𡗗），相關簡文如下：

曾孫圓（滿）拜＝（拜手）頤＝（稽首），敢截告：於（鳴）虎（呼）哀哉，我周玟＝（文王）珣＝（武王），克敬于天，明德戡（威）義（儀），不澮（淫）于非彝，…【二六】…是𡗗（恭）𡗗（厥）明井（型），智（知）𡗗（厥）若不（否），用克𡗗（恭）皇天，達殷受大命。³⁵……𡗗（慝）于非彝，心好埜（野），用【二七】告三神，勿𡗗（恤）哉，燮

34 三壽，學者討論極多，比較新的研究成果可參蔣文，《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詩經》文本的校勘和解讀》（上海：中西書局，2019），文章頁 65 以為「鬲仲壺『匄三壽𡗗德』中『三壽』和『𡗗德』並舉，當是與其結構、性質類似的詞語，且金文多見祈匄『眉壽』之語，亦偶有『匄考壽』、『祈萬壽』、『匄萬年壽』、『祈魯壽』，比勘辭例即可知鬲仲壺的『三壽』義近『眉壽』等。」鄔可晶，〈「三壽」辨義〉（收入《中國文字》2022 年冬季號 總號第 8 期：49-72）贊成高本漢之說，解釋為「三倍的普通壽年」，約在一百八十至三百歲之間。前此各家之說，也請參考這兩篇論文。

35 此處上寫文王、武王，下文突然跳到穆王慝于非彝，文義不連貫，馬楠以為此處「疑有關文」，見馬楠，〈清華簡〈四告〉穆王部分試說〉，「第二屆漢語史研究的材料、方法與學術史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南京大學漢語史研究所，2020.11.21-22）。


𪚩朕心，毋慙（慙）于非彝、桡（野）德，桡（野）德多不歸畢（厥）吉。……【二八】……不石（度）茲事，淫于非彝、侃（愆）德，……
 𪚩朕心，毋慙（慙）于【二九】非尚（常）事，曷唯有不勳（勳），裊（鬼）神是求，求以斂（恤）畢（厥）心，不秉𪚩德，茲好桡（野）？余弗敢智（知）。害（曷）佳（唯）又（有）庶人是不【三〇】用畢（厥）典圖，吳（虞）悲畢（厥）心，以歸于桡（野）？余亦弗敢智（知）。今多不𪚩（得）邁（德）之間，不知言之初，終唯野。爰茲【三一】用𪚩告，毋興慙朕心于尚（常）任，余安才（在）辟司以𪚩𪚩德，用𪚩（乂）庶𪚩（艱），以圖（恪）夙夜𪚩（股）肱（肱）王身，以畢（厥）辟【三二】心，以井（型）先任之辟事先王。……【三三】……𪚩（矜）余少（小）子未得德之行，余鬼（畏）乍（作）文王𪚩（羞），用克自甚＝（湛湛）𪚩朕【三四】心之才（在）茲服，𪚩（畏）天非𪚩（謫），弗正玟（文王）若彝德，用曷（句）安靜心……【三五】³⁶

原整理者把「𪚩」、「𪚩」全括讀為「懿」。網友 tuonan 首先指出「懿德」不排除讀為「抑德」。³⁷ 沈培接著花了很大功夫梳理了〈滿告〉的相關內容，並指出「簡文反對『野』，否定『好野』，認為人們之所以『好野』，都是由於『慙于非彝』（簡 28）、『淫于非彝、愆德』（簡 29）所致。因此要『抑』這種由於『非彝』、『慙淫』而帶來的『心』就很自然了。」這是很精闢的意見，〈滿告〉簡中「變𪚩朕心」、「𪚩朕心」、「余安在辟司以從𪚩德」（「𪚩德」前一字沈文讀「從」）、「用克自甚＝𪚩朕心之在茲服」的四個「𪚩（𪚩）」字沈文讀為「抑」，合乎字形，協於文義，應該可信的。

至於簡 30 的「𪚩德」，沈文也讀為「抑德」，恐怕要再做考慮。「𪚩德」不得讀為「抑德」，前引林文已作了一些討論，本文從字形結構及文

36 隸定參考我指導陳文娟的碩士論文，「清華簡《四告》集釋」（聊城：聊城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23）。此外，沈培〈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一文對本篇的疏解非常深入，所以此處頗多採用該文的釋文，見該文頁 67-70，相關的注釋也見該文，此處從略。

37 見 tuonan 在「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論壇」〈清華十《四告》初讀〉專題下 113 樓的發言，2020.12.3，<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4&extra=&page=12>（2023.3.29 上網檢索）。

義做點補充。此字簡文作，左旁从「垂」，右旁所從近於「欠」，毫無疑問是承自金文的「𦣻／𦣻」，簡文書手刻意區分「𦣻」與「𦣻」，應該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字，因此這個字應該就是「懿美」義的「𦣻／𦣻」字的戰國楚系寫法。從文義來說，簡文說「害（曷）隹（唯）又（有）不勑（勑）？魂（鬼）神是求＝（求，求）台（以）𦣻（恤）𦣻（厥）心——不秉𦣻（懿）德，茲好埜（野）？余弗敢智（知）」，意思是：穆王自問，為什麼會有自己不能約束（的行為）？因而要求鬼神，希望鬼神憐憫我的這種心態——不秉持懿美之德，而喜好野行？文中的「𦣻德」應讀為「懿德」，即「懿美之德」，完全沒有問題。從邏輯上來說，簡 27「野、非彝」是「不合於禮儀規範」的，是一種負面意義的表現（簡 27 的「野」在簡 28 稱為「野德」），「懿德」是「合於禮儀規範」的德行，是一種正面意義的表現，「懿德」與「野／野德」正好相反。如果讀為「抑德」，則未必全然是美德（「抑」之過甚，扭曲人性，難稱美德），以「抑德」與「野／野德」相對，其實不如「懿德」與「野／野德」相對來得周全。而「懿德」，從前面對銅器銘文整理的結果來看，都是很高的道德境界。〈滿告〉一開始贊美文王武王「克敬于天，明德威儀」、「克恭皇天，達殷受大命」，這也是很高的境界，不宜稱之為「抑德」；³⁸ 簡 34-35 說「𦣻（矜）余少（小）子未得德之行，余鬼（畏）乍（作）玫（文王）𦣻（羞）」，〈滿告〉的祈禱者穆王對自我的期許是學習文王、武王的明德，不丟文王的臉。因此，簡 30 的「𦣻德」無論從文字結構或簡文內容來看，釋為「懿德」是最合理的。

另外要思考的是，簡 32 的「余安在辟司以𦣻𦣻（抑）德，用乂庶艱，以恪夙夜股肱王身」的「𦣻（抑）德」能否視為一種「抑戒之德」？或者只是一種抑戒的行為？

先秦的「德」可以純粹解為「行為」義，如《詩經》〈衛風·氓〉「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貳其行」即「二三其德」，此「德」字即屬「行為」義。學者相關探討很多，此不贅引。³⁹ 〈滿告〉

38 當然，這並不妨礙簡文說文王、武王「不淫於非彝」。「淫於非彝」，「非彝」類似野德，「不淫於非彝」即是抑德，再加上其他「克敬于天，明德威儀」、「克恭皇天，撝殷受大命」，綜合起來自然應該相當於懿德。

39 如王德培，〈《書》傳求是札記（上）〉，《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4(1983.

的「抑德」如果解為「抑制的行為」，完全可以解通簡文，學者也不會有太多意見。前引沈文主張「抑德」是一種「抑戒」的道德，並檢討了不少先秦人生修為中的抑戒之德，其說也有一定道理。再說，「德」字的行為義與道德義的界限是很難嚴格區分的，徐復觀云：

周初文獻的「德」字，都指的是具體的行為……其原義亦僅能是直心而行的負責任的行為。作為負責任行為的惠，開始並不帶有好或壞的意思，所以有的是「吉德」，有的是「凶德」；而周初文獻中，只有在「惠」字上面加一個「敬」字或「明」字時，才表示是好的意思。後來乃演進而為好的行為。因好的行為多是與人以好處，乃引申為恩惠之德。好的行為係出於人之心，於是外在的行為，進而內在化為人的心的作用，遂由「德行」之德，發展為「德性」之德。⁴⁰

〈滿告〉的「德」字，屬於道德（德性）義的居多，如：簡 26「明德威儀」、簡 30「不秉𡗗（懿）德」、簡 34「鰥余少（小）子未得德之行」、簡 35「弗乏玟（文王）若彝德」，但確實也有屬行為（德行）義的，如簡 28「野德」、簡 29「淫于非彝、侃（愆）德」。因此簡 32 的「抑德」的真正意涵還是要看簡文的上下文才能決定。

簡 32 的全句是：「余安在辟司以𡗗𡗗德，用乂庶艱，以恪夙夜股肱王身」，網名 ee 釋為「我（即周穆王滿）於是察考大臣們所做之諸務」，⁴¹除了「所做之諸務」不夠精確外，其他都很合理。「𡗗𡗗德」，原整理者

8): 72 指出：考之《周書》文字，「德」無道德義。……酒德、凶德、暴德、桀德、受德、逸德均無道德義。桀紂之行而稱「德」，表明周初德字只當作一種「行為」或「作為」的意思來使用。單一個德字，既可表示善行，也可表示惡行。所以《周書》裡德字前面往往加上各種修飾詞，以便知道是什麼行為。如除上引者外，還有明德、敏德、容德、義德等，各表示一種有一定含義的行為。凡單用一個德字，多數即只作『行為』解。如『敬德』，不是崇敬道德，而是『警惕行為』。」對個別「X 德」的詮釋，容或各家有不同的意見，但先秦文獻「德」字有「行為」義，應該是肯定的。

40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7），頁 23。

41 ee，〈清華十《四告》初讀 177 號〉，「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論壇」，2021.2.16，<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4&extra=page%3D1&page=18>（2023.11.24 上網檢索）。

讀「壘」為「崇」，可從。「崇」，推崇、崇尚之意，《論語》〈顏淵〉篇中子張、樊遲都問「崇德」；《左傳》〈僖公七年〉有「合諸侯以崇德」、《周易》〈豫卦·象傳〉有「先王以作樂崇德」、《荀子》〈不苟〉有「君子崇人之德」、《韓非子》〈難三〉有「君子尊賢以崇德」、《禮記》〈王制〉有「尚賢以崇德」、〈文王世子〉有「以爵為位，崇德也」、《淮南子》〈人間〉有「崇德者霸」……。「崇德」在先秦、西漢是一個常見詞彙，「崇」字後的「德」都是「道德／德性」義，因此，把簡文的「崇抑德」釋為「崇尚抑戒的道德」是合理的。全句可釋為「我（即周穆王滿）於是察考大臣們是否崇尚抑戒之德，以處理各種艱難的事務，以夙夜恭謹地輔佐王」。⁴²據此，把簡文的「跽（抑）德」看成是一種道德的專稱，應該是適當的。

清華壹〈祭公之顧命〉「我跽（聞）且（祖）不余（豫）又（有）且（遲），余佳（惟）寺（是）速（來）視。不汙（淑）疾甚，余畏天之復（作）畏（威），公其（其）告我跽德。」⁴³最後一句在傳世文獻《逸周書》〈祭公〉篇作「公其告予懿德。」⁴⁴沈文把簡文的「跽德」釋為「抑德」：「此篇祭公所言，大都是勸誡之言，也印證了『抑德』讀法的可信。」林文反對「抑德」的讀法，以為「『抑』在上古沒有做定語的例子」，「此時的『抑』是負面的壓抑、抑制義，還是正面的『抑戒』義，也還有待考慮。就簡文敘事而言，祭公的回答是因王『公其告予懿德』的期望而來，王在提問的

42 沈培〈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註14以為「從德，整理者讀為『崇德』，網友『心包』讀為『寵德』……皆不確。『德』前之字，跟郭店《緇衣》簡用為『從容』的『從』形近，固以讀為『從』比較妥當。」季案：沈文說的「崇德」、「寵德」，中間都漏了一個「跽」字，應是手民之誤。釋為「崇」或「從」，根據的都是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釋為「琮」，由「琮」通讀為「崇」或「從」，在聲韻條件上是都可以的，釋讀簡文似乎也都可通。但是再深入地追究，通讀為「崇」似乎比通讀為「從」好，傳世文獻「崇德」的書證很多，而未見「從德」的書證。從對「跽（抑）德」的推重程度來看，「崇跽（抑）德」也比「從跽（抑）德」的力道強。

43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頁174。案：〈祭公之顧命〉即傳世《逸周書》中的〈祭公〉篇，只是竹簡本與傳世本文字頗有不同，而多以竹簡本較為正確可信。

44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988。

一開始就限定祭公要回答『抑戒之德』，也不是合理的提問方式」。⁴⁵ 二家的主張都是宏觀大要的概述，很難論定孰是孰非。我們可以把〈祭公之顧命〉的內容分析得更詳細一點，或許比較好判斷。根據清華壹〈祭公之顧命〉，祭公勸誡的內容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以前朝滅亡為警惕，如：要「監於夏商之既敗」（簡 14）；第二類是以災異示警，如：「毋以戾災罪蠱亡時遠大邦」（簡 15-16），⁴⁶ 古人往往以為災變是兆示君德不修，或君德不修可以導致災變；第三類是比較具體的修為提示，如：要「自時中乂萬邦」（簡 17）、要「敷求先王之恭明德，刑（型）四方」（簡 18）、要「克中爾罰」（簡 18）；第四類則是明明白白地指出不要做的愆德非彝，如：「毋以嬖御疾莊后」、「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士疾大夫卿士」、「毋固家相爾室，而莫恤其外」（簡 16-17）、「毋怠嚚康康，亂泯康荒，厚顏忍恥」（簡 18）。這四類的表述方式不一致，乍看很難全部歸納為「抑德」或「懿德」。不過，熟悉傳統文化的人都知道，古人的表述較為含蓄，當一個人希望對方做 A 做 B 的時候，背後沒有明說的意思其實是指對方沒有做到 A 也沒有做到 B。如第一類「夏商之既敗」是因為夏桀殷紂失德，「監於夏商之既敗」就是您不要像夏桀殷紂一樣失德；第二類「毋以戾災罪蠱亡時遠大邦」就是您不要失德而導致天降給您各種罪蠱而亡周；第三類「自時中乂萬邦」就是您不要沒做到「自時中乂萬邦」；第四類明明白白屬於抑戒類的箴言。前引沈文以為「此篇祭公所言，大都是勸誡之言，也印證了『抑德』讀法的可信」，應該是合適的。至於林文提出「『抑』在上古漢語沒有用作定語的例子」，確實是一個很敏銳的觀察，而且也不容否認。但這種出土文獻的新說，在傳世文獻中找不到書證的現象，在出土文獻研究中並不罕見，⁴⁷ 也許只有期待更多的出土材料來做為更強的補證。

45 林宏佳，〈「懿」字源流考〉：153-154。

46 本句的釋讀參陳劍，〈清華簡「戾災罪蠱」與《詩經》「烈假」、「罪罟」合證〉，《饒宗頤國學研究院刊》2(2015.5): 55-78。

47 舉例來說，清華壹〈耆夜〉簡有「夜爵」一詞，學者或釋為「託」、「咤」、「舍」、「舉」，臺灣大學中文系葉國良教授〈清華簡《耆夜》的飲酒方式〉指出依照先秦兩漢的古禮，「夜爵」應該讀為「掖爵」（該文發表於「第三屆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杭州：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2014.12.5-8〕；後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

歷史上的穆王有著比較複雜的面貌，既有厲精圖治，征討稱雄的一面；也有肆意遠遊、周行天下的傳聞。清華拾〈四告·滿告〉的發現，證實了自稱「矜余小子」的周穆王確實有較「野」的一面，但是也會向神明祈求「變抑朕心」、「毋恇非彝」，反省自己為何「不秉懿德」、「茲好野」？正是這種反省力量塑造成了穆王再三希望自己能夠「抑朕心」，也希望辟司能夠「崇抑德」。

祭公謀父是有名的勸誡周穆王的人，《國語》〈周語上〉「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⁴⁸《左傳》〈昭公十二年〉，「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⁴⁹這是大家所熟知的。在祭公謀父病重，穆王去請教他自己的作為中較為欠缺的部分，希望祭公「告我抑德」，怕祭公謀父去世後自己再也聽不到剴切的勸諫，因此在發問中限定祭公要回答「抑戒之德」，這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從〈四告〉到〈祭公之顧命〉，希望能重視「抑德」，也合乎穆王在位時的歷史事實。由此看來，至少周穆王時期曾經有過提倡「抑德」的事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穆王去世後，這種特殊的需求消失了，因而後世文獻未有「抑德」一目。〈四告〉與〈祭公之顧命〉證實了這個德目曾經存在過，這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極其珍貴的。

（三）先秦傳世典籍中的「懿德」

先秦傳世典籍中與「懿德」有關的材料，沈文論及了《國語》〈楚語〉「作《懿》詩以自儆」、《左傳》僖公十二年「應乃懿德」、《詩經》〈大雅·生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以為這些「懿」都應釋為「抑」，「懿德」應理解為「抑德」，同時對《詩經》〈大雅·抑〉「抑抑威儀」進行了較深入的探討。林文並未針對某一篇傳世文獻進行分析，但主張「懿」字與「噫」有關，「較可解釋『懿』

22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頁1-10）。熟悉古禮的學者都知道，這是「夜爵」最合理的解釋，雖然古籍中從來沒有「掖爵」一詞，但這並不妨礙「掖爵」說的價值。

48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2。

49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頁795。

在文獻中為何都用為美善之意」，又謂「如果要將所有的『懿德』都理解為『抑德』，也有實際的困難」、「楚簡『懿德』之『懿』應與金文、傳世文獻所見者相同，都訓為美善之意」。⁵⁰ 本文對傳世文獻「懿德」的解釋與林文看法相同，因此有必要針對幾篇傳世文獻中的「懿德」進行探討，並對「懿德」的內涵做點基礎的歸納。

《左傳》〈僖公十二年〉：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⁵¹

周天子會以上卿之禮饗管仲，主要是管仲幫周天子與戎講和。管仲謙以不敢接受上卿之禮。王不接受管仲的謙讓，並說：「我嘉許你的功勳，接受你的美德（對王室有功之德）。」如果釋為「接受你的謙讓抑德」，那就跟「王曰」中的「無逆朕命」衝突了。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⁵²

先秦常以領導人的才德表現代稱國家的才德表現。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⁵³ 《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的一段話尤其說得明白：「臣聞周德始乎后

50 林宏佳，〈「懿」字源流考〉：127、154。

51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左傳正義》，頁 795。

52 同上註，頁 255-257。

53 同上註，頁 367。

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為周出，故名曰周鼎。」⁵⁴與召穆公說的「今周德既衰」相對比，可知「周之有懿德也」是指周初封建親戚的武、成時期，「懿德」是「盛世之德」，是武王、成王滅殷興周的綜合表現，足見此處的「懿德」不會是「抑德」。

《左傳》〈襄公十三年〉：

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⁵⁵

乍看此處的「由不爭也，謂之懿德」，這種「懿德」指不爭，似乎歸為「懿德」或「抑德」都可以。但往前看，傳文說的是「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尚能」可以開創事功，與前面討論「懿德」的內涵是一致的，所以此處的「懿德」，也應該是懿美之德。

《詩經》〈大雅·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54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卷64〈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上〉，頁2798。

55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左傳正義》，頁555。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⁵⁶

本詩是中國文學史及哲學史上極為有名的一篇。上天降生的仲山甫究竟秉有哪些懿德呢？從詩文來看，第二章所稱述的「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就已經夠豐富了。第三章以下式辟將命、佐國築城，成就非凡。因此仲山甫之德，亦即詩文的懿德，釋為懿美之德，應該是合適的。詩中的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疆禦」，顯然不是只有柔弱謙讓，因此詩中的「懿德」，不可能釋為「抑德」。《孟子》〈告子上〉也引了本詩，並且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顯然以為「懿德」至少包括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這些都屬於美善之德。

《詩經》〈周頌·時邁〉：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⁵⁷





56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頁 675-677。

57 同上註，頁 719-720。

孔穎達《正義》以為：「〈時邁〉詩者……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⁵⁸此說大旨不差，其他各家的異說，此不討論。從詩文來看，周王此時已經「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進而「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企求懿德，布陳於此中國，使王能保之。這種懿德應該是圓融廣義的懿美之德。向神明祈求懿德，與前引金文〈曩仲壺〉的「匄三壽懿德，萬年」情況完全相同。⁵⁹

四、結 語

由於清華簡的出現，學者對「懿德」、「抑德」的內涵提出了新的看法。本文透過古文字學的分析，同意「懿」字所从的「𩚑」在甲骨文中作，从欠从𠩺（或兼聲），表達的本義是有物（「𠩺」）卡在喉部，即「噎」字。周代銅器假借「𩚑」為「懿美」義的「懿」，早期書作，「欠」旁改為「𠩺（喉）」，加強噎在喉部的本義，西周中期以後「懿美」義的「懿」或加「心」旁作「𩚑」。

戰國時代的清華拾〈四告〉簡 30 承金文「𩚑」字書作，左下加「止」旁；〈四告〉簡 28、29、32、34 書作形的四個字，應該分析為从「𩚑」省、「𠩺（抑）」聲，是為「抑戒」這種德性／德行所造的專字，應該就是表德性／德行義的「抑」字的異體，不得釋為「懿」字。根據這樣的分析，清華拾〈四告〉簡 30 的「德」應釋為「懿德」，即「懿美之德」；而簡 32 的「德」則應釋為「抑德」，即「抑戒之德」。清華壹〈祭公之顧命〉中的「𠩺德」也應讀為「抑德」，指「抑戒之德」。根據這兩

58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頁 718。

59 鄭《箋》：「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把「懿德」釋為「有美德之士」。宋代歐陽修《詩本義》開始逕釋「懿德」為「美德」，明末張次仲《待軒詩記》解得很明白：「在位非懿德不可，故干戈弓矢俱置不用，惟求懿德以布列於中夏，偃武修文，妙合時宜，信哉王之能保天下也，訪洪範、陳丹書、與逸民、富善人，皆求懿德之實事。」此外諸家討論甚多，此不具引，參魯洪生主編，《詩經集校集注集評》（北京：中華書局，2015），卷 14，頁 8991-8995。無論釋為求有美德之士，或釋為求懿德，兩說都釋「懿德」為美德，不讀為「抑德」。

份戰國材料，我們可以同意周穆王時自省其作為中的「非彝」、「好野」，因而有「抑德」的自我要求。

前引沈文檢討了多篇先秦文獻中的「懿德」，以為都應讀為「抑德」，並且說：「『抑德』的內涵很豐富，以『抑止』、『儆戒』為中心，又含有『有規則』、『重禮儀』、『恭敬』、『畏忌』、『謙抑』等內容。」⁶⁰ 這段話的後半指出先秦典籍有關道德修為中「以『抑止』、『儆戒』為中心，又含有『有規則』、『重禮儀』、『恭敬』、『畏忌』、『謙抑』等內容」的部分，其實是很有意義的。周代人文禮教的內涵，有很大一部分確實屬於沈文所說的「抑德」，但我們也注意到還有相當的另一部分是屬於剛健進取的，這些就不好稱之為「抑德」了，如：《詩經》〈大雅·大明〉說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這是屬於恭謹謙抑的部分；但同一詩篇也說文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則是屬於剛健威猛的部分。《易》〈繫辭〉有「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屬於抑戒的部分；而《易》〈乾卦·象傳〉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是屬於剛健的部分。依本文上面對周代銅器銘文「懿德」、傳世文獻中的「懿德」的分析，有一些例子很明確地看出能被稱贊為「懿德」的人物，多半是有外部事功表現的，也就是說：「懿德」的範疇比較大，可以兼賅剛柔；而「抑德」的範疇比較小，大抵都屬於恭謹謙抑類的修為。從周代貴族子弟所受的教育來看，「抑德」應該是教育的基本要求，貴族子弟在教育訓練完成後應該基本具備這些「抑德」。學而優則仕，任官之後如果還不能具備這些基本德行，那是說不過去的。這也許是「抑德」未見於傳世文獻的主要原因吧！周穆王身為天子，沒有人可以糾舉彈劾他（祭公也只能勸諫他），只有在他清明乍現，反躬自省時才會向神明祈告，希望神明幫助他遏抑野德，讓辟司「崇抑德」，因此留下了清華拾〈四告·滿告〉的「崇抑德」；又在老臣祭公即將病逝時，穆王天良發現，要老臣告訴他「抑德」，因此留下了清華壹〈祭公之顧命〉的「公其告我抑德」。

穆王去世後，提倡「抑德」的動力消失了，因此文獻中也沒有「抑德」的紀錄。但是，由於出土文獻的發現，讓我們知道周穆王時期確實提倡過

60 沈培，〈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84。

「抑德」，因此「抑德」在中國哲學史中應該可以成為一個議題，其具體內涵及與「懿德」的異同，值得更深入地探討。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5。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1。

清·孫詒讓，《古籀餘論》，《續修四庫全書》經部小學類第24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上海博物館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編寫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2012。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黃德寬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上海：中西書局，2020。

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撰，李學勤審定，《逸周書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二、近人論著

于省吾 1943 《雙劍謠殷契駢枝三編·附古文雜識》，北平：大業印刷局。

于省吾 2009 《雙劍謠殷契駢枝·雙劍謠殷契駢枝續編·雙劍謠殷契駢枝三編·附古文雜識》，北京：中華書局。

子 居 2021 〈清華簡十《四告·滿告》解析〉，「中國先秦史」網站，<https://www.preqin.tk/2021/01/14/2385/>（2023.6.13 上網檢索）。

王德培 1983 〈《書》傳求是札記（上）〉，《天津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4(1983.8): 71-77。

- 石小力 2023 〈戰國「琮」字初文構形補說〉，收入中國文字學會主辦，《中國文字學報》第 13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35-143。
- 何琳儀 1998 《戰國古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
- 李學勤主編 2012 《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沈 培 2022a 〈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fdgwz.org.cn/Web/Show/4707>（2023.10.3 上網檢索）。
- 沈 培 2022b 〈由清華簡《四告》申論周人所言「懿德」的內涵〉，《新亞學報》39(2022.8): 63-90。
- 林 滢 2010 〈說厚〉，收入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編，《簡帛》第 5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99-107。
- 林宏佳 2023 〈「懿」字源流考〉，《故宮學術季刊》40.3(2023.3): 127-161。
- 徐復觀 2007 《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袁倫強、李發 2019 〈甲骨文釋讀札記（三則）·釋嬭〉，收入宋鎮豪主編，《甲骨文與殷商史》新 9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247-259。
- 馬 楠 2020 〈清華簡《四告》穆王部分試說〉，「第二屆漢語史研究的材料、方法與學術史觀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南京：南京大學漢語史研究所，2020.11.21-22。
-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 1996 《金文形義通解》，京都：中文出版社。
- 郭沫若 2002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北京：科學出版社。
- 陳文娟 2023 「清華簡《四告》集釋」，聊城：聊城大學文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 陳 劍 2001 〈據郭店簡釋讀西周金文一例〉，《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 2 輯，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頁 378-396。
- 陳 劍 2007a 〈釋「琮」及相關諸字（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fdgwz.org.cn/Web/Show/270>（2023.11.25 上網檢索）。
- 陳 劍 2007b 〈釋「琮」及相關諸字（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http://fdgwz.org.cn/Web/Show/271>（2023.11.25 上網檢索）。
- 陳 劍 2007c 《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

- 陳 劍 2015 〈清華簡「戾災臯蟲」與《詩經》「烈假」、「罪罟」合證〉，《饒宗頤國學研究院刊》2(2015.5): 55-78。
- 陳 劍 2022a 〈卜辭{凶}詞覓蹤〉，「首屆出土文獻語言文字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2022.12.17-18。
- 陳 劍 2022b 〈卜辭{凶}詞覓蹤〉，《中國文字》2022 冬季號 總號第 8 期（2022.12）: 133-158。
- 陳斯鵬、石小力、蘇清芳 2012 《新見金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黃德寬主編 2007 《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
- 楊 敏、孟蓬生 2016 〈「懿」及「壹」的來源試析〉，《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6.6(2016.11): 116-119。
- 葉玉英 2009 《古文字構形與上古音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葉國良 2014 〈清華簡《耆夜》的飲酒方式〉，「第三屆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杭州：中國美術學院象山校區，2014.12.5-8。
- 葉國良 2018 〈清華簡《耆夜》的飲酒方式〉，收入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 22 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10。
- 董 珊 2017 〈毛公方鼎韻讀〉，收入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青銅器與金文》第 1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76-185。
- 裘錫圭 2012 〈雙公盃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3·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146-166。
- 鄔可晶 2019 〈釋鑠〉，收入廈門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編，《「古文字與上古音研究」青年學者論壇會議論文集》，廈門：廈門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頁 74-87。
- 鄔可晶 2022 〈「三壽」辨義〉，《中國文字》2022 年冬季號 總號第 8 期（2022.12）: 49-72。
- 劉 釗 2006 《古文字構形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劉 釗 2011 《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蔣 文 2019 《先秦秦漢出土文獻與《詩經》文本的校勘和解讀》，上海：中西書局。
- 蔣玉斌 2013 〈甲骨綴合所得新字新形研究〉，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古文字學青年論壇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 89-92。

- 魯洪生主編 2015 《詩經集校集注集評》，北京：中華書局。
- 韓勝偉 2019 「商西周金文偏旁譜」，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國文字研究與應用中心博士學位論文。
- 蘇建洲 2014 〈釋《上博九·成王為城濮之行》的「肆」字以及相關的幾個問題〉，《中正漢學研究》24(2014.12): 41-65。
- ee 2012 〈清華十《四告》初讀〉177 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4&extra=page%3D1&page=18> (2023.11.24 上網檢索)。
- tuonan 2020 〈清華十《四告》初讀〉113 樓發言，「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簡帛論壇」，<http://www.bsm.org.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624&extra=&page=12> (2023.3.29 上網檢索)。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https://bronze.asdc.sinica.edu.tw/qry_bronze.php (2023.11.25 上網檢索)。

“Yide” 抑德 and “Yide” 懿德 in the “Four Proclamations” within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Ji Xu-sheng*

Abstract

Within pre-Qin and Han dynasty documents, one can note the concept of “yide” 懿德 (virtue), but one does not find the concept of “yide” 抑德 (the virtue of self-restraint). In “Man gao” 滿告 of “Si gao” 四告 (“Four Proclamations”) within *Qinghua daxue cang Zhanguo zhujian (shi)*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拾）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 in the Collectio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Vol. X]*), the original collators have interpreted the five instances of the character 懿 as “yimei” 懿美 (virtue). Researcher Shen Pei 沈培 argues that these five character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𢇛 and 𢇛, both of which should be read as 抑. Moreover, 𢇛德 and 𢇛德 should be read as 抑德, the virtue of self-restraint, thereby maintaining that 懿德 in pre-Qin and Han documents should likewise be interpreted as 抑德. Scholar Lin Hongjia 林宏佳, on the other hand, suggests that 𢇛德 and 𢇛德 as well as 懿德 within other texts should all be understood as “virtuous behaviour,” namely being linked with 懿美. This paper agrees that the character 𢇛 found on the bamboo slips should be deciphered as 懿, which is derived from the character in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Furthermore, the term 𢇛德 on the slips and 懿德 in passed down ancient documents should be the meaning of “virtuous behaviour,” as previously interpreted. Finally, the character 𢇛 is a specialized form created in Chu bamboo slips to represent the concept of “restraint”; therefore, 𢇛德 should be read as 抑德. The interpretation of 抑德 in texts such as “Man gao” and “Zhai gong zhi gu ming” 祭公之顧命 (“The Duke of Zhai’s Retrospective Command”) is thus able

* Ji Xu-sheng, Retir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nd Guest Research Fello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Inheritance, Dissemina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 Civiliz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to add a new dimens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enrich related subjects.

Keywords: virtuous behaviour, “yide” 懿德, the virtue of self-restraint, “yide” 抑德, “Man gao” 滿告, Warring States bamboo slips